

解放前的北海育婴堂

——抗日期间一次往广州湾的大逃难

前言：北海育婴堂是天主教北海教区建立的一命慈善机构，收养无人抚育的婴儿。堂址在今解放路邮电局。笔者曾在天主教的老教徒中对育婴堂工作的性质及内容作了一些调查，并了解到育婴堂一次鲜为人知的大逃难，故特写此文，以饷读者。

育婴堂的建立

天主教在世界各地建立时，一般都在传教地建立育婴堂，收养弃婴。北海的育婴堂最早在涠洲天主堂建立，后来北海也建立育婴堂。堂内有两栋西式楼房，另有十余间平房，为教室、饭堂、厨房、米房、柴房和停尸房等。堂内有一水井。育婴堂的主持人为法籍修女，称姆姆，又称姑娘，为院长之意。育婴堂先后有三位院长，解放前的最后一任院长为夸非能。

在旧社会里，重男轻女，特别是生活困难的劳动人民，往往把一些出生不久的婴儿，尤其是女孩，遗弃在育婴堂门口，育婴堂姑娘早上开门发现后，便抱回育婴堂。育婴堂收回的弃婴大致分两种，一种是能养活的，另一种大多是有病、残疾或奄奄一息的，后一种的情况占多数。以前笔者就育婴堂收养弃婴的历史作了一些调查。一位70多岁的黄姓老教徒说，旧社会穷人遗弃的婴儿，大多在晚上或黎明时刻包好放在育婴堂门口。在旧社会，婴儿出生后的成活率较低，黄先生说，他的父母生下五个孩子，尽管悉心照料也只养活了三个，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与当时的缺医少药和医疗水平低下有关。育婴堂西邻虽然有一医院（先后为法国医院和教会医院），但那时的这所医院往往只有一位医生和几个护士，因各种客观原因，相当一部分婴儿没法救治而死亡。关于这一点，在天主教北海传教会于1938年的年度报告中得到佐证：“北海的修女们也发现……这些可怜的小孩被送来时已经很晚，几乎没有挽救的希望了。”

天主教教义认为：人有灵魂。人的肉体与灵魂互相结合，形成人的本性。婴儿临终前给予付洗（即洗礼），使其摆脱“原罪”的枷锁，而使灵魂得救。婴儿死了，其灵魂还在，应给予妥善埋葬。

对于要哺乳的婴儿，则请乳姆。笔者采访过一位昔日为弃婴的赵女士，她说育婴堂收养的婴儿，一般请外面的乳姆喂养。乳姆每月到育婴堂领取乳姆费，很多时候乳姆费用米来代替。



位于解放路的北海邮政局，为昔日北海育婴堂的所在地。

婴儿养到一岁多会走路时，育婴堂则让教徒收养。但收养人是有条件要求的，即收养人的家庭必须健全，且品行要好，让婴儿在一个良好的家庭中得到教育、成长。有些终生不嫁或寡妇教徒，其品行好的也可领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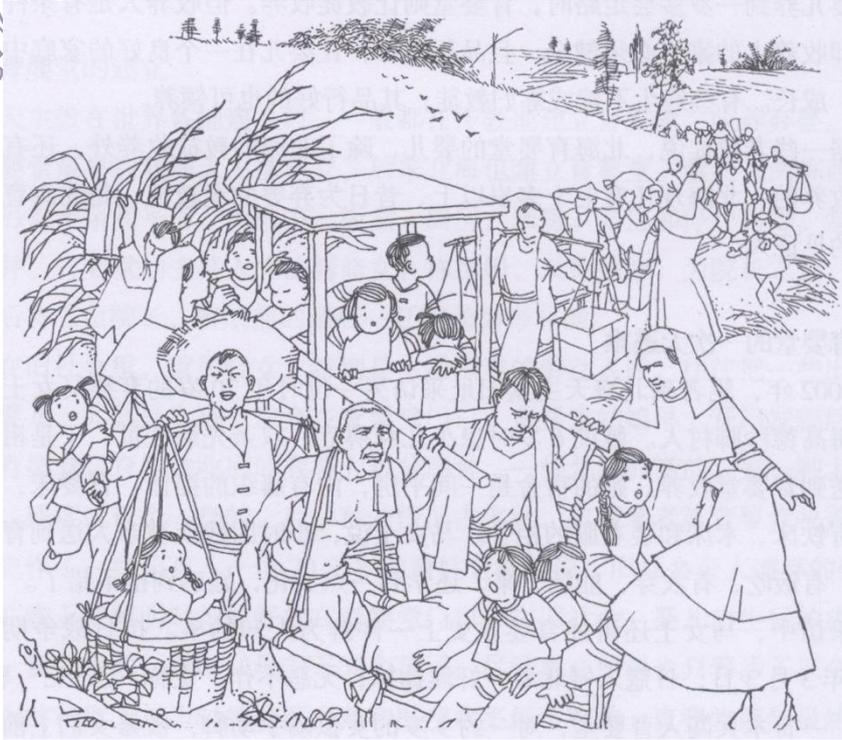
据一些老教徒说，北海育婴堂的婴儿，除了北海的教徒收养外，还有外地教徒收养的，北海现还有七十多岁以上、昔日为弃婴的老教徒，是北海育婴堂历史的见证人。

育婴堂的一次大逃难

2002年，笔者到北海天主堂旧址采访另一位时年70岁的弃婴马女士，她是北海高德沙脚村人。她说6岁时患小儿麻痹症，双亲先后去世，于是祖父母将她送到育婴堂收养。她的宿舍是一间平房，内有藤织的摇篮，育婴床，大的孩子有铁床、木床和装衣服的柜子。马女士说，小时因残疾被亲人送到育婴堂收养，有饭吃，有衣穿，能活下来，还学到一点文化，她感到很不错了。

采访中，马女士还讲述育婴堂史上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抗日战争期间的1941年3月3日，日寇入侵北海，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史称“三·三”事变。其间，一日本兵闯入育婴堂，对一约9岁的女孩动手动脚，被修女们上前喝令制止。日本兵见这儿毕竟是外国机构，也不敢公开胡作非为便走了。后来育婴堂为免遭日寇蹂躏，在院长的带领下，全体人员向广州湾（今湛江市）大逃难。逃难途中，那5个法籍姑娘、婴孩和随行人员历经艰辛。马女士因腿有残疾，途中不是坐轿（几个婴孩一起坐）就是坐鸡公车。有些婴孩让挑夫用谷箩挑着走。每到过河的时候，由随行的男教友一个一个将婴孩和姑娘背过河。为躲避日机轰炸，大家都走小路，非常艰苦。2003年笔者采访了昔日的弃婴陈女士，她在抗日期间也和育婴堂的姑娘一起往广州湾逃难。那时她很小，记得逃难途中曾坐在鸡公车上。一辆鸡公车坐两个小孩，护送的修女担心孩子们睡着倒下，用背带把车上的两个小孩绑在一起。不知经过多少天的艰难路程，大家终于平安到达广州湾。

当年育婴堂为什么往广州湾逃难，笔者从2002年湛江《圣维多尔堂一百周年纪念特刊》得到一些了解：1940年因日寇入侵，广州、香港、澳门相继沦陷，难民大量涌入广州湾（当时的广州湾为法国租界），一时人口大增，当地教会为难民做一些安置工作。1922年北海教区曾设在广州湾，1924年迁到北海，故两地教会关系密切；1943年，三位北海修女（中国籍）在赤坎开了一间孤儿院；不久，因形势紧张，也被迫疏散到赤坎的教会学校。由于当时的广州湾教会与北海教会有如此的关系，所以育婴堂一行逃难到广州湾后，得到较好的接待，居住在天主教育婴堂内。直到北海解放前的一个星期，大家才在湛江乘帆船从海路返回北海育婴堂。



抗日战争期间，北海育婴堂的法籍修女们带领该堂全部婴孩往广州湾逃难。